



高麗史

列傳

七十八



特
2809
78



列傳卷第四十五 高麗史一百三十二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學士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叛逆六

辛旽

辛旽靈山人母桂城縣玉川寺婢也幼爲僧
名遍照字耀空以母賤不見齒於其類常處
山房恭愍王夢人拔劍刺已有僧救之得免
明日以告太后會金元命以旽見其貌惟肖

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自謂得道詭爲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惑夢由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眈目不知書常遊京都勸緣誑誘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襪必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爲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髮而爲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賜號

清閑居士稱爲師傅咨訪國政言無不從人多附之士大夫之妻以爲神僧聽法求福而至眈輒私焉十四年眈主密直金蘭家蘭有城府好毀譽人以二處女與之崔瑩責蘭眈嫉之譖貶雞林尹又罷贊成事李仁復密直赴希古洪師範崔孟孫等引所善蘭及金普李春富任君輔朴曦代之又譖流贊成李龜壽評理梁伯益判密直朴椿芮城君石文成宦者府院君李寧金壽萬等分遣其黨上護

軍李得霖巡軍經歷吳李南鞠瑩龜壽等以
交結壽萬離閒上下并去賢良大不忠羅織
成獄瑩等皆誣服曰請速即刑遂削瑩等三
品以上爵除壽萬名為民並籍其田民又流
陽川君許猷典工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
猷子典理判書瑞僉議評理金貴上護軍梁
濟大護軍李仁壽護軍洪承老凡謗已者輒
中傷虐焰董灼大臣以下皆畏之眈尋祝龜
壽貴椿髮置山寺遣白紵李元具杖之復遣

王安德裴仁吉沉于海眈當注擬自稱舉賢
良及除目下所擢授者皆其所善也王封眈
為真平侯自是日加崇重尋授守正履順論
道變理保世功臣壁上三韓二重大匡領都
僉議使司事判重房監察司事驚城府院君
提調僧錄司事兼判書雲觀事始改名眈初
王在位久宰相多不稱志嘗以為世臣大族
親黨根連互為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以
釣名及貴顯恥門地單寒連姻大族盡弃其

初儒生柔懦少剛又稱門生座主同年黨比
徇情三者皆不足用思得離世獨立之人大
用之以革因循之弊及見耽以爲得道寡欲
且賤微無親比任以大事則必徑情無所顧
籍遂拔於髡緇授國政而不疑請耽以屈行
救世耽陽不肯以堅王意王強之耽曰嘗聞
王與大臣多信言閒願勿如是可福利世閒
也王乃手寫盟辭曰師救我我救師死生以
之無惑人言佛天證明於是與議國政用事

三旬讒毀大臣罷逐領都僉議李公遂侍中
慶卞興判三司事李壽山贊成事宋卿密直
韓公義政堂元松壽同知密直王重貴等冢
宰臺諫皆出其口領都僉議久虛其位至是
自領之始出禁中寓奇顯家百官詣門議事
耽以辰巳聖人出之讖揚言曰所謂聖人豈
非我歟以元命兼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四
十二都府兵元命蘭皆以耽故大用初顯後
妻寡居耽爲僧通焉後歸顯及耽貴主顯家

又通焉以顯妻主中饋耽貪淫日甚貨賂輻
湊居家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清談翫
菜果茗飲密直提學李達哀嘗於廣坐謂耽
曰人謂公酒色過度耽不悅罷之十五年耽
以四月八日大燃燈于其第京城爭效之貧
戶至乞丐以辦諫官鄭樞李存吾上疏極論
耽罪惡皆見貶逐語在存吾傳自是耽之桀
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耽而言路塞矣王以
無嗣欲納妃親選德豐君王義散騎安克仁

正郎鄭寓判官鄭良生女于內庭耽與王並
據胡床觀之耽旣以計盡逐勲舊僉議評理
睦仁古雖潜邸舊臣以武人不識字不爲忌
及其兇詐益露恐仁古白王因事譖之任君
輔言仁古舊人不可以小失去耽銜之又聞
樞之見逐君輔營救益嫉之遂譖王并仁古
同日竄之耽以黃裳李壽山韓方信安遇祥
李金剛池龍壽楊伯淵金達祥李云牧張必
禮李善等爲禁衛提調官於是內外之權悉

高麗史卷三十二
三
於耽耽與宰樞迎廣州天王寺舍利于王
輪寺王率百官往觀百官冠帶立庭耽著半
臂手圓扇竝御床坐袖緣化文立授王令押
王受之愈謹居數日耽率僧徒還舍利贊成
李仁任從耽步至天壽寺送之後兩府祭正
陵耽不拜坐對公主神座侑食王謁諸陵百
官皆隨王拜耽獨立不拜王嘗御假樓觀擊
毬雜戲都堂帳幕在樓東耽騎馬至幕前諸
相皆起立耽馬而與語至樓下乃下馬與王

坐樓上侍中柳濯進饌耽坐受耽服飾一如
王見者不能辨王又幸高羅里觀擊毬耽於
帳殿前乘馬侍中以下起立耽騎過垂鞭自
若又與侍中尹桓侍王宴桓行酒耽以飲餘
授桓桓飲之無愧色王一日步幸耽第耽與
王並踞如儕輩無復君臣之禮每出入騎從
百餘儀衛擬於乘輿耽請置田民辨整都監
自爲判事榜諭中外曰比來紀綱大壞貪墨
成風宗廟學校倉庫寺社祿轉軍須田及國

人世業田民豪強之家奪占幾盡或已決仍
執或認民爲隸州縣驛吏官奴百姓之逃役
者悉皆漏隱大置農莊病民瘠國感召水旱
癘疫不息今設都監俾之推整京中限十五
日諸道四十日其知非自改者勿問過限事
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令出權豪多以所奪
田民還其主中外忻然朮間一日至都監仁
仕春富以下聽決焉朮外假公義欲市恩於
人凡賤隸訴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隸背主

者蜂起曰聖人出矣婦人訟者貌美朮外示
哀矜誘致其家輒淫焉訟必得伸由是女謁
盛行士人切齒判事張海家奴爲郎將遇海
高揖不下馬海怒鞭之奴訴朮朮囚海及其
女子巡軍其欲收群小心以濟姦慝類此百
官嘗會朮家車馬填街而宮門寂然識者寒
心是日地大震時公卿舊臣皆被竄逐朮惟
憚太后讒聞百計王憂無嗣形卜辭色或至
泣下朮說王曰開文殊會則君臣和協佛天

歡喜必誕元良王從之設會於宮中凡七日欣然有得子之望前會一日別建淨殿覆以白茅爲道場吹螺擊鼓如三軍鼓角聲振城中都人初聞以爲宮中有變皆驚駭久之乃定會罷眈乃出緇黃雜流填咽宮掖令諸君宰樞及各司逐日設齋糜費不貲王幸眈願刹洛山寺左右爭言今歲大稔王跪佛前曰自不穀莅國十有五年水旱爲灾今歲之稔實由僉議變理王敬眈常稱僉議而不名王

上壽太后益妃定妃侍宴眈亦與焉一日柳濯享王二妃在東眈坐西謂王曰二妃年少而愚王曰不愚眈又戲曰聖體不已勞乎王曰勞矣哉密直許綱妻金氏上洛君求煦孫也綱死眈慕其門閥欲娶之金聞之曰我公平生未嘗睨粉黛妾何忍背耶必欲汚我當自刎遂斷髮爲尼眈聞而止十六年元以眈爲榮祿大夫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眈受宣置座傍曰安用此物爲但他所與不可弃也

王惑眈言冀生子又大設文殊會於演福寺中佛殿結彩帛爲須彌山環山燃大燭又環佛殿燃燭燭大如柱高丈餘負以獅象夜明如畫備列珍羞凡五行絲花彩鳳炫耀人目幣用彩帛十六束又以金銀作假山置于庭幢幡葆蓋五色曄日選僧三百遶須彌山作法梵唄震天隨喜執事者無慮八千人王與眈坐須彌山東率兩府禮佛眈白王曰善男女願從上結文殊勝因請許諸婦女上殿聽

法於是士女雜還寡婦至有爲眈治容者眈以餅果散於婦女咸喜曰僉議乃文殊後身也士女飫珍羞或弃地一會所費至鉅萬王命忽赤忠勇衛二百五十人晝夜衛眈演福寺僧達孜嘗以讖說眈曰寺有三池九井三池澄淨扶蘇山映池心則君臣心正致大平九井者九龍所在堙塞久不可不開將設會眈令李云牧役府兵開三池九井是會凡七日暴風三日大霜三日始會暴風終日黃埃

張天御床爲人所觸而碎王又親設文殊會
於演福寺有氣如烟出佛殿三日眈白王曰
佛放光眈以道說秘記松都氣衰之說勸王
遷都王命眈往平壤相地春富達祥官者禮
儀判書尹忠佐等從之典校令林撲內書舍
人金麟知製教金禧皆佩劍以行麟監察大
夫漢貴之子禧漢貴姪也漢貴嘗詐稱眈戚
屬故從之及眈還四日猶不朝謁王以久不
見悵然不樂使人請見眈曰吾今疲矣明日

乃進王命營成均館眈與濯李穉會崇文館
相舊址眈免冠扣頭誓先聖曰盡心重營左
右皆曰少損舊制可易成眈曰文宣王天下
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虧前代之規乎有僧
禪顯千禧皆眈所善者也千禧自言入江浙
傳達磨法王親訪于佛腹藏尋封國師又邀
禪顯于康安殿封王師王九拜禪顯立受百
官朝服就班眈獨戎服立殿上每王一拜輒
嘖嘖稱嘆私語宦者曰主上禮容天下稀有

其陰媚取寵如此史官尹紹宗在傍眈顧謂
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初禪顯之未封
也紹宗族僧夫目謂紹宗曰眈之貪暴犬豕
不若必誤國家禪顯附之吾不忍見遂逃入
山元使乞徹至問曰聞爾國有權王何在時
中國謂眈爲權王故云眈在奇顯家由奉先
寺松岡出入王宮岡西南有隙地眈白王曰
幸就此構小房則庶便老僕進退王許之眈
分其黨督役不日而成宏敞深邃又於北園

作別室重門深幽明窓淨几焚香獨坐蕭然
若無欲者惟許顯妻及二婢出入凡訴冤者
求官者必遣妻妾先賂顯妻內謁顯妻謂其
人曰別室甚狹不可著表衣又不可率從者
以入其妻妾著短衫賣貨賄獨入陳所欲眈
獨與相對醜聲流聞判事朴普安三宰姜碩
嘗以事遣其妻謁眈眈欲污之皆厲聲固拒
顯與妻事眈朝夕不離側若老奴婢然知都
僉議吳仁澤與千興仁吉元命三司右使安

遇慶前密直副使趙希古判開城李希泌評
理韓暉鷹揚上護軍趙璘上護軍尹承順等
密議曰辛旽姦佞陰狡好讒毀人序逐勲舊
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說密記有非僧非俗
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將爲國家大患宜
白王早除之判少府寺事姜元甫與判書辛
貴善會貴遣人借器於元甫元甫曰欲何用
曰將以饋旽元甫曰何用饋我與某某將除
之其人歸告貴貴馳往告旽旽夜令其徒備

弓劍以衛諸王告變曰旽山水間一衲也上
勒令至此旽不敢違命思欲去姦惡用賢良
使三韓百姓粗得平康然後將一衣一鉢還
向山林今國人將殺旽願上哀矜王驚問之
旽具以貴語對乃命繫仁澤等于巡軍又囚
貴元甫鞠之杖流仁澤希古千興元命遇慶
仁吉及仁澤子英佐于南裔沒爲官奴籍其
家又流暉希泌璘承順元甫太護軍柳仁梓
韓德卿又以郎將田永貴朴世元私議千興

等無罪并流之獄方與眈赴西普通法席三品以下皆帶弓劍以衛眈以其黨李元具爲慶尚江陵道察訪使金鼎爲楊廣全羅道察訪使高漢兩爲西海平壤交州道察訪使元具素與眈相善及眈得志來謁尋求去眈曰國家欲選賢良君何去也俄授大護軍爲察訪凡眈之讎怨皆爲之報累遷判大僕事又監察大夫孫湧日詣眈家事皆告稟眈坐堂上湧每出入俯伏堂下玄風人郭儀每遇俗

節備酒饌往靈山奠眈父墳令守者達眈眈以素不相識驚喜召之尋除正言十七年日本遣僧梵盪等來聘梵盪等至行省諸相皆立眈獨南向坐不爲禮梵盪等怒詰之眈忿甚欲毆之館待甚薄至闕其饗餼仁任私餉之王聞甚慚眈終無愧悔眈燃燈設火山邀王幸其第與云牧顯和申事廉興邦鷹揚軍上護軍李得霖等率文武數百人爲左右隊督之燈以百萬計極其奇巧又盛陳雜戲王

賜布百匹得霖本隊尉黃緣附耽顯貪縱不法嘗爲全羅道按廉未行憲府劾得霖盜廣州貢紬王命臺官勿問督令之任及爲班主縛毆內侍別監憲府又劾之王亦不問後耽以得霖盜影殿材殺之耽始有寵李齊賢白王曰耽骨法類古之凶人請勿近耽深銜之以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互相干請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主遂爲滿國之盜科舉之害有如此時藝文館請

行科舉王素疑署科或濫且重違耽意不許既而聞典校寺書疏祝者惟一人乃幸九齊取李詹等七人耽惡柳淑譖三殺之又聽金文鉉讒殺文鉉父達祥及其兄君鼎語在淑文鉉傳前密直副使金精與金興祖趙思恭俞思義金齊顏金龜寶李元林尹希宗等謀誅耽思恭洩謀於所善前洪州牧使鄭暉暉與提學韓巖告春富春富入白王命繫巡軍獄鞫之杖流有差耽追遣私人於中路皆縊

殺之又以璘元命嘗與思義通書皆杖殺之
凡爲眈所殺者妻子不敢訴寃廷臣無敢言
之眈又欲盡殺流人訴於王遣孫演于慶尚
全羅道其黨洪永通謂眈曰多殺人何益佛
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畏願更思之眈悟更
白王召演還十八年以公主忌晨設會于演
福寺僧尼數千施布八百匹時水原道饑流
民聞會全集眈以餘布分與流民以干譽眈
欲自爲五道都事審官今三司上書請復之

王曰我皇考忠肅王值旱災焚香告天罷此
官天乃雨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焚其書後
眈賁諸道州縣事審奏目詣王王戲曰五道
都事審食議可自爲之又曰大盜莫若諸州
事審事遂寢眈密令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怒
眈托言松京濱海海寇可畏以解之王乃下
令將巡駐三蘇發民除道又於平壤忠州皆
作離宮及公主魂殿峙供頓民甚苦之然畏
眈無敢言者判司天監陳永緒等上書以爲

近者太白晝見又年饑靜吉動凶王曰何晚
奏耶明日謂左右曰國事大臣不可不與聞
與朏議罷之朏於八關會攝王受群臣朝于
儀鳳樓王性猜忍雖腹心大臣及其權盛必
忌而誅之朏自知鴟張太甚恐王忌之密謀
不軌僧釋溫初附朏以辛丑戰功封輔理君
後被罪逃髮而改姓名高仁器拜判少府監
事洩朏逆謀朏因自辨於王復祝仁器髮放
于金剛山寶庇之十九年

帝遣使來錫王命并賜朏綵帛璽書稱相國
辛朏王因諫官言令六部臺省官每月六衙
日親奏事朏言六衙日聽政則聽訟官五日
內未能窮治請於初二卜六兩日視事從之
二十年朏僉人享朏于穿坂王出涼廳望之
自侍中以下有爵者皆與凡二百餘人都人
聚觀謂之僉議餞送權適又大享朏設火山
臺朏不敢自安乃移涼廳請王觀之朏初以
僧行見信於王既納蘭女又畜妾無算卿大

夫妻貌美者必密招私之凡在朝者皆希恩
畏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
不置田園信重之眈恣行威福恩讎必復世
家大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
直其第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
路爲之填塞市不開貨奇顯崔思遠爲腹心
春富蘭爲羽翼黨與滿朝王亦有不自安之
意稱領相而不敢官王謁憲景二陵眈分遣
其黨設伏道傍約行大事及王還宮眈謂其

黨曰何不如約其黨曰見上儀衛甚盛不忍
犯也眈怒且罵曰爾輩誠怯懦無用者也自
是日夜聚謀更刻日舉事時求官者悉附眈
選部議郎李翱亦爲眈門客備知兇謀陰籍
記之事迫乃匿姓名稱爲寒林居士爲書夜
投宰相金續命第即微服亡去續命以其書
聞王命巡衛府收捕眈黨顯思遠仁器前少
尹鄭龜漢將軍陳允儉顯子前正郎仲脩韓
乙松等鞠之王始疑翱誣構不之信及訊其

黨皆服乃誅顯思遠龜漢允儉仲脩仁器乙
松等流云牧辛貴辛修翼日昉以小兒生辰
飯僧廣明寺王命承宣權仲和降香賜蟒龍
衣昉遂謁正陵王命仁任興邦及頭裏速古
亦從之後二日流昉于水原命李成林王安
德押行理部憲司請族顯等王曰門下重房
何無狀疏都評議司奏曰昉本庸僧過蒙恩
幸乃詭謀竊權陰結黨與圖爲不軌幸賴天
佑剪除其黨昉以逆首只竄于外尚保首領

宜置極刑并誅遺孽同產及其黨顯思遠等
子餘黨亦悉窮治門下省奏曰大逆天下萬
世之所不容幸昉本一微僧濫遇上知位極
人臣進退百官頤指氣使廣植兇徒覬覦非
分幸賴祖宗之靈殿下先見之明兇謀發覺
乃用寬典止於流放三韓缺望且昉之黨與
不但顯思遠等七人而已伏望斷以大義置
昉極刑籍沒家產并夷其黨以快衆心憲府
又請誅昉流其親黨籍產瀦宅王曰法者天

下萬世之公予不得私撓宜如所奏遣察訪使林撲伏覆使金玃于水原誅朶即召還朶所逐千興瑩希泌承順等初王與朶奢富等同盟至是授撲盟書使示朶數罪曰爾嘗謂近婦女所以導引養氣非敢私之今聞至生兒息是在盟書者歟城中造甲第至七是在盟書者歟如是者數事數罪訖可焚此書撲至水原使人詐報宣召朶喜曰今日召還蓋爲阿只思我也阿只方言小兒之稱朶婢妾

般若生牟尼奴王以爲己子是爲禍阿只指牟尼奴也水原府使朴東生泣朶前陳其情款成林叱退之朶當刑束手乞哀於撲曰願公見阿只沽我乃斬之支解徇諸道梟首京城東門初撲與上將軍李美冲侍王王月美冲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臣已知撲恠之出以問美冲美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朶家賜阿只阿只大喜朶謂予曰上數幸吾家非爲我也予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朶誅撲

謂史官閔由誼李至曰誅辛昫國家大慶又
有大慶君等知乎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
昫潛養之不使國人知是亦當誅史官宜知
之又斬昫二歲兒及昫異父弟判事姜成乙
誅春富蘭云牧其子沒爲官奴又誅昫黨大
護軍李伯修護軍白紉孫演金斗達金元萬
僧天正招觀奇顯子仲齊淑倫仲平林熙載
辛純辛貴林世崔津林仁茂林端沒蘭從弟
大護軍千寶端弟郎將桂爲奴皆伏劍自死

杖流湧永通金鏐許完前承旨金縝春富弟
光富元富上將軍金重源大護軍宋蘭孫湊
金安石蘭金鼎吳仲華民部尚書成俊德成
汝完禮部直郎吳一鶚大常少卿趙思謙柳
濬郎將朴千祐前軍簿正郎柳資澤尹德方
韓休楊天式羅松金暉西辛元之金良劍高
敏等有差思謙後爲判事論通其妻父之妾
又附昫多受賄賂廢爲庶人流遠州一鶚嘗
爲政房少卿冒受中郎將河永洪俸祿監察

司論劾除名不敘附耽得官至是敗三司右
尹李遇龍亦以耽黨免官耽及逆黨妻妾皆
沒爲官婢初後以功驟遷至政堂文學耽性
畏畋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助
陽道時人謂耽爲老狐精

列傳卷第四十五

列傳卷第四十六 高麗史一百三十三

正憲大夫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辛禡一

辛禡小字牟尼奴耽婢妾般若之出也或云
初般若有身滿月耽令就友僧能祐母家產
能佑母養之未期年兒死能祐恐耽讓旁求
貌類者竊取隣家隊卒兒置諸他所告耽曰
兒有疾請移養耽諾居一年耽取養于家以

同知密直金鉉所賂婢金莊爲乳媪般若亦
未知爲非其兒也恭愍王常憂無嗣一日微
行至眈家眈指其兒曰願殿下爲養子以立
後王睨而笑不荅然心許之眈密令其黨吳
一鶚爲書祈洛山觀音云願令弟子分身爲
尼奴福壽住國及眈流水原王語近臣曰予
嘗至眈家幸其婢生子母令驚動善保護之
眈旣誅王召牟尼奴納明德太后殿謂守侍
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

在眈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後王欲
以牟尼奴爲嗣請就學太后不欲曰稍長就
學未晚王命知申事權仲和往前政堂李穡
第會文臣議改牟尼奴名乃書八字以進王
以禍命之仍召侍中慶復興密直提學廉興
邦政堂文學白文寶議封禍江寧府院大君
使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等傳之二十三年九
月王冒稱禍故宮人韓氏出追贈韓氏三代
及其外祖甲申崔萬生洪倫等弒王太后率

禍入內祕不發喪丙戌殯于寶房禍與宰樞
發喪舉哀翼日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仁任
欲立禍議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判三司
事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永寧君瑜
及密直王安德等阿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
君爲後捨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禍年十
歲十月癸巳朔告喪于大廟壬寅雷雨雹丁
未下書宥境內曰不幸天不佑我國家先考
奄棄群下痛不容言宦者崔萬生及洪倫權

璿洪寬韓安盧瑄等與近臣金興慶妬寵宿
怨乘釁肆毒幸賴祖宗在天之靈捕獲萬生
等已正典刑原其致亂流興慶于外於洪武
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國之宗親暨大小臣僚
以先考遺命承王大母旨俾予繼位予方幼
冲在衰經之中固辭至再至三遂不獲已以
至於此於戲凡爾內外大小臣庶各盡乃心
恪守先王成憲弼予以安社稷宥辛旽
黨甲寅大霧二日庚申葬玄陵是日虹圍日

日傍又有大小二日十一月己巳攝事于大廟是日大雨雷電地大震鵬鳴于大室追謚韓氏爲順靜王以遣密直使張子溫典工判書閔伯宣如以京師告訃請賜謚承襲請謚表曰帝王之道雖遠不忘人子之心惟親是顯竊念臣父先臣顥早承舊服爰處遐方幸逢聖人之興灼見天命之集既委質於事上亦盡心而治民若稽成規宜請殊號伏望同仁夷夏施澤幽明察先臣篤於忠貞哀孤臣

迫於痛悼舉易名之典副向化之誠則臣謹當宣孝治於一方祝聖壽於萬歲承襲表曰居高惟在聽卑承國宜先稟命輒陳哀懇仰瀆聰聞伏念臣禍惡運既深先臣奄逝年齡甚弱方居衰經之廬政事惟繁難曠蕃宣之職茲當呼籲采切兢惶伏望推無外之洪恩降由中之明詔俾小國得遵舊典許孤臣仍守遺基則臣謹當永堅保釐之心上答生成之造設八閩會以國恤不受賀移安仁德太

后眞于光巖寺納哈出遣其子文哈刺不花
來獻駱駝二頭馬四匹 大明使林密蔡斌
等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
密遂奔北元張子溫閔伯壹逃還上二月以
三司左使李希泌爲西北面上元帥遣判密
直司事金滑如北元告喪倭寇密城焚官廨
虜掠人物元年正月禍如普濟寺設百齋釋
服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如 京師告喪請謚
及承襲禍始置書筵以田祿生李茂方爲師

卯乙

傳倭焚掠密城以萬戶不能禦遣將軍崔仁
括往按之令百官各陳便民策納哈出遣使
來問曰前王無子今誰嗣位耶時北元以恭
愍無嗣乃封瀋王噶孫脫脫不花爲王故有
是問二月以同知密直韓邦彥爲楊廣道副
元帥兼都巡問使禍下書曰子以幼冲承先
王之業處臣民之上罔知所爲以致乾道失
常地灾屢現顧惟眇昧其何以堪豈政刑之
失宜民不得所而致然歟於戲凡爾内外大

小臣僚各盡乃心毋事虛文務求實效以底
豐平之理遣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聘日本戊
申日有黑子已酉亦如之禍以疾放囚三月
遣判事孫天用如京師獻貢馬一百匹禍
祭慈明仁和兩殿倭寇慶陽縣楊廣道都巡
問使韓邦彥與戰敗績以年饑禁酒甲申雨
雹大如彈丸四月以判密直李子松爲西北
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贊成事池濟爲西北
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爲東北面都元帥

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得邊報平安乃止以
判密直司事李成林爲西北面宣慰使密直
副使趙思敏爲東北面宣慰使戊申雨雹已
酉附忠定王于大廟以密直副使崔公哲爲
泥城上元帥耽羅獻金帶三腰及銀器五月
禍有疾設消灾道場于書筵廳以李寶林爲
司憲府大司憲禍謂書筵官曰前日大司憲
來悔不引見遂召寶林與之酒曰憲府國家
耳目敬哉北元遣使來以贊成事黃裳爲西

北面都體察使左副代言成石璘爲體察使
如江界慰遣之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

京師獻歲貢馬六月倭公昌等十六人來降
大明人張來興等被俘于倭逃還遣孫君祐
押送 京師七月己未朔日食八月倭寇樂
安寶城改定都城五部戶數慶尚道副元帥
尹承順斬倭二十六級書雲觀言近者天文
示異災變屢興宜移御避灾禍議遷都判三
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不可遽弃舊都

乃止泥城萬戶飛報潘王母子率金義及進
奉使金湑已到信州中外洵懼以知門下府
事林堅味爲西京上元帥密直副使商議慶
補兼都巡問使門下評理商議楊伯淵爲安
州上元帥同知密直李元桂爲元帥贊成事
池齋爲西北面都體察使密直副使羅世爲
西海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密直副使朴普
老爲副元帥兼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仁璧
爲東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安烈爲副元帥

又徵諸道兵九月泥城元帥崔公招麾下二百餘人叛殺軍民渡江去倭舶大集德積紫燕二島時將卒悉赴北征乃簽坊里丁及諸陵戶爲兵又徵楊廣全羅慶尚諸道兵以我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西江以備之尋放還諸道兵禍以知仁州事田秀妻有乳保恩與布七百匹米二十石西北面都體察使池齋請又發兵爲後援命三司左使李希泌爲都指揮使率兵赴之徵諸寺住持

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寺田租以充軍須以密直副使李琳爲西北面宣慰使往察事變迎桐華寺釋迦佛骨置神孝寺作佛事倭寇寧州木州瑞州結城十月我ッッ

太祖射虎以進禍賜襦衣一領曰惡獸可除然亦危事後其慎之閱諸道所募兵放還老弱禍欲召書筵官講書宦者金玄曰每月暇日宜停講禍曰讀書非視事何可廢也遂出講憲府劾楊廣道安撫使鄭庇巡問使韓邦

彥不能禦倭編配戍卒禮儀判書朴仁桂爲
楊廣道安撫使以天變屢見釋杖罪以下囚
以河允源爲司憲府大司憲十一月以河乙
沚爲全羅道元帥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
倭賊二艘殲之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殺
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清馬畜使金桂生等
以叛州人文臣輔星主高實開鎮撫林彥千
戶高德羽等起兵盡誅禍遣使如京師奏
之十二月丙戌大霧禍出書筵讀大學問右

辰丙

副代言尹邦彥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
止何義也邦彥不能對禍曰予嘗謂儒者能
通經書今乃爾耶時禍昵近宦官宮妾不親
士大夫識者憂之倭寇楊廣道濱海州縣以
判典儀寺事金仕寶爲兵馬使禦之遣密直
副使金寶生如京師賀正阻風還泊喬桐
戊戌雷癸丑霧二年正月復遣金寶生如
京師攝事于大廟上尊號以添設職賞軍士
自奉翊通憲至七八品無算二月遣李之富

如定遼衛通好仍察事變又遣李原實聘于
納哈出判事安德麟擅殺人繫獄鞠治僉議
評理洪淳卒三月以朴普老爲西北面元帥
兼都巡問使遣簽書密直司事鄭公權安胎
于禮安縣般若夜潛入太子宫啼號曰我實
生主上何母韓氏耶太后黜之仁任下般若
獄臺諫巡衛府雜治之般若指新創中門號
曰天若知吾冤此門必頽司議許時纔入門
門自頽時僅免人頗異之竟投般若于臨津

斬其族判事龍居實遣判事金龍如定遼衛
通好四月以郭璇爲楊廣全羅道體察使察
將帥守令備禦勤怠官軍久留西北面民多
飢之以李淑林爲完護使賫布千五百匹賑
之耦曲宴禁中宰相請奏樂禍以國恤不許
營敬孝大王影殿于王輪寺西懶翁設文殊
會于楊州檜巖寺中外士女無貴賤賫布帛
果餌施與恐不及寺門嗔咽憲府遣吏禁斥
婦女都堂又令閉關尚不能禁放于慶尚道

密城郡行至驪興神勒寺死五月遣知印尹
思禮賫布千五百匹分與西北面各站以六
曹印小改鑄之濟州萬戶金仲光捕斬逆賊
哈赤姜伯顏等十三人分配妻子于光羅二
州庚午地大震鴟巖吼禍出北園習騎馬又
觀弄杖戲北元人兵抄兒志來禍待之厚取
及第鄭搃等六月代言李元紘封零祭香忘
其祝板久而請押禍怒曰祀事不可不禱爾
何慢耶以大旱禁酒禍謂宰相曰宮中亦不

宜用酒宰相以爲不可禍曰予性不好酒自
今不復飲以柳深爲全羅道元帥兼都巡問
使柳實爲全州道兵馬使放輕繫量移諸流
配人有差判事金龍自定遼衛賈高家奴書
還其書曰僕自洪武五年歸降 朝廷數年
之間深蒙厚恩非筆舌一言能盡茲因本國
不知怎生廢了普顏帖木兒王上頭主人疑
惑况又將差去官蔡大使等亦廢了因此不
通王命這三二年恁又與納哈出通音前後

不一然人在天地間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理今次差使臣金龍來好生的好爭柰南雄侯大人回京又恐恁那裏心上不安俺這裏與兩箇守方面的官人商量了且交他每回去即自搃兵官靖海侯余都督李平章三箇大官人到牛家莊下岸總統大軍轉運大糧至遼陽海州瀋陽開原等處堅守城池交恁知會我想著前元時分與王普顏帖木兒共同策應殺沙劉二破頭潘那其閒王京官人

每多信從我來今日前日何異未敢以不至誠待人切思無知納哈出孤兵深入所部將士未戰自敗從然僥倖到金山子百無一二然又接王保保輩况彼幾戰敗將何足爲論旦夕我國家大軍四面雲集至彼如勁風之掃敗葉臨時雖悔何及若原來使臣金龍至專望列位相國當以四海八方靡不來臣之心爲意作急差經濟老臣或奉上之馬并總兵官靖海侯等大官人處來說話趁此之機

不可失期更有遼陽先前避兵之民端冀列
位相國早爲發付前來不惟民之思即實報
國家善政之一端也果允所禱先將已未起
男婦備細手本將來與總兵官大人看况東
寧等處來歸之民遼陽如市去使詳知原差
蔡大使取的馬如達可作急差人來解與我
國家添力一般若今次不來顯知我也說謊
恁再如何說話克日大軍殄滅納哈出等後
恁便將無萬的馬來何用都堂見書喜給龍

銀五十兩以太后不豫有二罪以下倭焚掠
固城縣書雲觀請依道誅密記凡制度一循
土俗禁斷異國之風七月倭賊二十餘艘寇
全羅道元帥營又寇榮山焚戰艦判密直司
事金湑自納哈出營逃還先是僧小英托緣
化遣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瀋王曰今國
家臣弑其君主諛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
兵來大事可成湑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鞫
之果服乃沉于碧瀾渡全羅道元帥柳滌擊

倭于靈巖倭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賊遂陷公州楊廣道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斬之賊又寇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墮馬被殺賊屠開泰寺仁桂素得民心時號賢將都堂奏倭寇方興唯防禦都監造軍器恐或不足請令各司各愛馬諸都監各以其司錢物剋期繕造以備緩急從之以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以太后誕日宥二罪以下遷喬洞

縣民于近地以避倭寇東萊安集魚承漢貪暴憲府劾之倭寇朗山豐堤等縣元帥柳滌兵馬使柳實力戰却之禍遣人與綵段訛言倭將寇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欲先登松嶽發僧爲軍分守要害諫議李悅製疏文以進禍問代言李元紘曰此疏用於何日對曰在今夕曰然則當復何時寫之而受押又以藝文檢閱金爾音不豫令作疏囚巡軍獄宰樞睦仁吉等請釋禍曰命令大輕未

可遽釋仁吉等再請乃釋之庚辰震漢川君
王睽及其妻朴氏與孺子俗傳蓄震家之物
可致富以故都人全集爭取牛馬財帛器皿
木石瓦甃睽及朴氣猶未絕至齧其支體而
去睽家須臾變爲丘墟都堂令巡軍典法推
其財產悉還其族八月銀鑄定妃印及乳媪
辰韓國大夫人張氏印張即金莊也以金鎭
爲慶尚道元帥兼都體察使金用輝爲泥城
元帥有人自定遼衛逃還言定遼衛將乘秋

來侵遣使諸道點兵九月以慶補爲西北面
都體察使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地焚官廨
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禍造等身佛
聚僧徒點眼于禁中以天變宥二罪以下禍
習馳馬放鷹以韓邦彥爲安州副元帥金得
齊爲義州元帥趙思敏爲全羅道副元帥兼
都巡問使睦忠爲助戰兵馬使密直副使孫
光裕爲海道上元帥憲府論劾判事趙思謙
奸其妻父李培中妾又嘗諂附辛旽多受賄

賂禍命收職牒流外以邊安烈爲楊廣全羅
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西北面蝗閏月因
倭寇水路阻梗罷漕運蠲全羅楊廣慶尚沁
海州郡徭賦有差以羅世爲全羅道上元帥
兼都安撫使奉安敬孝大王眞子王輪寺影
殿號曰惠明戊申葬順靜王后韓氏于懿陵
時明經及第韓略言我韓氏宗人也初韓氏
卒我與韓氏族故僧能祐火其屍收骨厝于
奉恩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岡發燒骨一缸備

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轎車至十川橋祖眞將
撤燒魂錢延及柩幄并藝儀物惟柩賴救得
免時人異之或云天火追上玄陵尊號仁文
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韓氏宣明齊淑敬
懿順靜王后配享惠明殿魯國公主祭于別
室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
報聘獻彩段畫屏長劍鏤金龍頭酒器等物
其國僧周佐寄書曰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
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

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爲是故朝廷遣將
往討采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
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以密直副使
沈德符爲東江元帥北元遣兵部尚書字哥
帖木兒來都搃兵河南王中書右丞相擴廓
帖木兒貽書曰往者予與令先君獲承往來
甚厚厥後令先君爲小人所譖方在危疑遣
介來告予亦周旋以定其事大駕東巡予惟
舊交之故期於宣力國家不意早世未展慰

問每惟高麗事我朝自世祖爰降貴主建爲
東藩今所存者非舅甥即姻亞也去歲或傳
令先君無嗣朝廷以爾邦久未有君必致危
亂是以遴爾族世往承其祀詔使旣行彼則
有梗當此之時朝廷非乏樹立之策失問罪
之舉也特念天戈一臨不無玉石俱焚是以
脫脫不花暫館遼西不令一卒一馬渡江以
俟彼之覺悟茲者所遣抄兒志至深陳彼情
以爲寔不悖德又知伯顏帖木兒王有子牟

尼奴在國人見推領務夫朝廷之於爾國義則君臣恩則婚媾當其命王之意正欲安全爾家豈有偏於彼此然今先君去世今已二年脫脫不花近在境上北通大朝南隣朱寇王子雖爲衆所服從未有朝廷之命竊料彼中人心向背亦各有半而乃冥然莫醒則謀事者可謂未爲得計矣且小之事大必得所恃乃可立國如今先君往年以大駕北狩必暫餌朱寇以安境內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

義重甥舅恩厚而可恃哉今料彼設若不歸大朝亦當南事朱寇則吞噬無厭汝雖盡其事之之禮則彼之親汝安汝未必能如汝心培爾財力遷爾人民改爾社稷不知其何所不至矣聖天子寬容待物忘過記功方且延攬四方忠義以爲恢復之計王子誠能改圖以副上命厲兵秣馬共成犄角庸贊我國家中興之業則於爾祖歸國之功不尤有光歟爰念今先君交契之厚故備言之書到可善

審利害輕重速令使來朝廷必有處也納哈
出亦遣右丞九住來歸我行人文天式倭寇
鎮浦以洪仁桂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倭寇江
華府焚戰艦倭寇韓州崔公招擊之斬百餘
級禍與酒鞍馬戊辰雷翼日亦如之設消灾
道場于外院寺遣密直副使孫彥如北元百
官呈省書曰本國世世相承保有東土至忠
敬王首先歸順世祖皇帝仍襲王爵其子忠
烈王尚世祖皇帝親女忽篤怯烈迷思公主

生子忠宣王忠宣王生子忠肅王忠肅王生
子伯顏帖木兒王伯顏帖木兒王生子牟尼
奴見今襲位以俟明降具載往歲申達之文
不期金也烈哥附托不干本國王派潘丑完
澤禿之孫脫脫不花結構兇黨上誑朝廷欲
亂國統今來叅詳國家之統父子相傳古今
天下一定之理不可紊亂如蒙准呈將亂統
生事之徒發還本國究理允合公道又遣開
城尹黃淑卿于納哈出以報九住之來納哈

出曰我本非與高麗戰伯顏帖木兒王遣年
少

李將軍擊我幾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
將任大事於爾國矣壬申憲府上疏曰往者
潘王之變宰相協謀決機諸將仗義奮忠輒
率偏師晝夜倍道逆戰却逐使朝野寧謐而
賞典不舉無以勸後請第功行賞從之十一
月辛巳附敬孝大王于大廟大雨震電不克

附倭寇晉州溟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梁州
彥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丙戌霧雨雹震電
倭寇晉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
焚掠殆盡已亥附敬孝大王于大廟以忠惠
王母弟同一室附以韓氏倭寇密城郡及東
萊縣十二月納哈出遣使遺白金及羊倭焚
合浦營屠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鎮
海固城班城東平東萊機張等縣北青千戶
金仁贊獻海東青襦賜白金五十兩以池齋

爲門下贊成事尹邦彥密直提學鄭良生大
司憲金濤左副代言金承得右副代言以禹
仁烈爲慶尙道都巡問使裴克廉晉州道元
帥憲府劾論判事金禧嘗附辛旼稱爲姻婭
多行不義又不告父忌乃削職歸田里三年
正月倭盜會原倉以池湧奇爲楊廣道副元
帥納哈出遣使遺羊馬以印海爲楊廣道副
元帥二月倭寇新平縣楊廣道都巡問使洪
仁桂擊之北元遣翰林承旨字刺的費冊命

及御酒海青來詔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
牟尼奴粵惟我國家受天景命統承萬方世
祖皇帝聖德神功澤被四表惟時高麗雖介
在海隅能仰德執義率先來臣以順以忠帝
用嘉之爰降貴主俾爾祖塋壤三韓作我東
藩百年于茲前歲伯顏帖木兒沒爾衆以繼
襲之典上章有司而不言有子國家恤彼宗
祀廢殞乃簡爾族之良用承厥世是以有脫
脫不花之命今者來言伯顏帖木兒有嗣牟

尼奴在故遣使往問而祖母洪氏請章偕至
夫父死子繼古今之通誼也在理苟安何難
改作今以牟尼奴爲征東省左丞相高麗國
王於戲稽古象賢期於爲治而已牟尼奴其
益懋迺心保乂我民毋替若祖爲我國藩輔
之義則忠孝之道於是在矣往敬之哉益光
寵命又授尹桓等六人平章事納哈出遣文
哈刺不花來北元遣豆卜達來祭敬孝大王
始行北元宣光生號倭寇慶陽遂入平澤縣

楊廣道副元帥印海與戰不克禍令召募良
家子弟善射御及郡縣吏有膂力者使防倭
諸司負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
給有戰功者以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爲全羅
道都兵馬使與衣馬各道要衝皆置防護以
遏流民修築汾海州郡山城令中外決獄一
遵至正條格三月池裔伏誅遣三司左使李
子松如北元謝冊命表曰天地無私廣施生
成之造侯藩有慶優承寵渥之恩萬姓懽呼

四方聳聽伏念臣年才總角材乏經邦權世
職而守封采懷兢惕効臣順而嚮化常切
傾第緣道阻於朝宗易致讒興於萋斐惟
懇必期於奏達顧臣庶冒昧而籲呼睿謀
灼其群情霽澤仍從於寬典遂令陋質獲
被耿光爵既襲於真王秩又升於左相賜
以仙壺之醕侑以錦毛之禽顧無糾遯之
勞豈意褒崇之賞爲榮過厚揆分難堪茲
蓋陛下志在固存仁敦綏遠敷虞文德兩
階之舞雍容

復漢官儀十行之詔密勿天下之勢離必
合大平之期適當今謂孤臣爲世皇之外
孫謂小邑爲太后之故國眷顧特殊於他
姓光華變越於常倫臣敢不益殫不二之
心恪遵侯度恒貢由中之信永祝皇齡且
獻禮物皇帝白金七錠紵布八十一匹皇
后白黃紅紵布各九匹二皇后白紵布九
匹黃紵布五匹紅紵布四匹中書省太師
閣閣帖木兒太保哈刺章大尉蠻子各白
紵布八匹黑麻布七匹

鞍子一面平章叅政臺大夫下至內官小臣
皆遺紵麻布有差遣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
于納哈出仍遺麻布各十五匹鞍子一面胡
床豹皮屏風等物娘子姐姐至麾下官人各
遺紵麻布有差又送納哈出宴餞回禮白紵
布八十匹以納哈出翁主文哈刺不花豆斤
大等嘗遙受本國官爵皆遺祿俸布納哈出
五百匹翁主文哈刺不花俱三百匹豆斤大
五十匹宥境內惟洪倫親族及池齋黨不原

憲府以水旱兵革請禁酒從之倭寇西鄙以
海州須彌寺爲日本脉設文殊道場以禳之
倭寇窄梁又寇江華京城大震以崔瑩爲六
道都統使三司左使李希泌爲東江都元帥
睦仁吉林堅味等十一人副之受守城都統
使慶復興節度義昌君黃裳爲西江都元帥
我
太祖與楊伯淵邊安烈等十人副之受京畿
都統使李仁任節度募徵諸道僧徒作戰艦

京山三百人楊廣道一千人交州西海平壤
道各五百人遂下令僧徒如有苟避者以軍
法論四月倭寇蔚州雞林以睦仁吉洪仲宣
爲門下贊成事睦忠同知密直王賓密直副
使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倭
寇蔚州梁州密城等處焚掠殆盡以旱災兵
革禁公私宴飲以知密直李琳爲慶尚道助
戰元帥倭焚彥陽縣雞林府尹尹承順斬倭
四級以王賓爲安東道副元帥瑞城君崔公

祐爲江陵道元帥倭賊入西江崔瑩邊安烈
出師却之禍下書都堂曰今星變旱乾災異
可畏宜釋徒流以答天譴所釋者唯宦者金
玄以密直副使慶儀爲西京都巡問使兼西
北面副元帥取及第成石珣等近臣金虔中
第禍喜與鞍馬丙子暴雨雹是月旱五月以
早宥二罪以下倭寇密城侵掠村落取麥載
船若蹈無人之境安東助戰元帥王賓擊却
之癸未雪且遍禱諸寺以京城濱海倭寇不

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動止二字
議可否衆雖心不肯恐後有變禍將及已皆
占動字書名唯崔瑩否慶復興瑩等詣太祖
眞殿卜之得止字禍曰倭寇密邇可從卜耶
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原瑩諫之事
遂寢我

太祖擊倭于智異山大敗之庚寅大雨雹禍
以洪仲宣權仲和爲師傳倭賊百餘騎寇南
陽安城宗德等縣新作市廛東廊倭復寇江

華烽火自江華晝舉不絕京城戒嚴遣諸元
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以官先給布
人五十匹丁酉以德寧公主柩于神孝寺忠
惠王眞殿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慶尚道都
巡問使禹仁烈以病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
文天式還自北元獻玉帶及琉璃盃憲府劾
奏崔仁招本賤人冒受官爵承命出使擅自
還朝妄獻倭捷欺瞞國家濫受賞賜請置于
法以懲後來遂收賜銀杖流永州道死庚戌

禱雨禱歉曰五月二十九日祖聖忌日也水旱無災祖聖之願故當此日雨暘不失其期者四百餘年今乃不雨以予幼冲否德未厭天心乎抑有冤枉耶遂撤膳謂宰相曰旱災太甚豈無故哉必是冤怨所召肆予欲悅人心屢下恩宥卿等因循不肯行得無不可於是宥二罪以下唯金續命不原倭寇西海道安州金公世等三人擊斬四級與布人五十匹倭又寇長澤縣元帥池湧奇擊走之禍下

書都堂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逃還皆指爲賊謀輒殺之甚不可也夫思鄉懷土人情之常况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賞雖實謀者母得殺戮官給資糧以遂其生如有斬倭還者賞之加等其今邊郡張榜以示違者罪之乙卯大雨以和門下朴普老爲西海道助戰元帥謝恩使李子松還自北元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皆泣曰自我播遷困於行閒

不圖今日復見禮儀待之甚厚以密直副使
李仁立爲西京副元帥判密直韓邦彥爲安
州元帥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請禁
賊書曰本國與貴邦爲隣雖隔大海或時通
好歲自庚寅海盜始發擾我島民各有損傷
甚可憐愍因此丙午年間差萬戶金龍等報
事意即蒙征夷大將軍禁約稍得寧息近自
甲寅以來其盜又肆猖蹶差判典客寺事羅
興儒賈咨再達兩國之間海寇迭豐實爲不

祥事意去後據羅興儒賈來貴國回文言稱
此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亂臣割據西島頑
然作寇實非我所爲未敢即許禁約得此叅
詳治民禁盜國之常典前項海寇但肯禁約
理無不從兩國通好海道安靜在於貴國處
之如何耳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全羅道水
軍都萬戶鄭龍尹仁祐等率兵候之獲一船
殲之禍與龍等衣一襲倭寇西海道永康長
淵等縣三元帥擊之倭寇豐州安岳禍下書

都堂曰今困於兵革加以飢饉不可以土木之役重困吾民自今中外營繕一皆停罷倭寇咸從三和江西等縣禍謂宰相曰倭雖賊其屍亦當瘞之况我江華西海之民死於賊暴露甚衆豈可忍視其出內帑錢布以資掩埋野城君金寶一妾朴與寶一適孫金孜爭田誣告孜奸其妹憲府具朴罪縊殺之先是遣使于下三道抄閑散子弟至有鬻子易馬者名雖抄閑散半是農民私隸也至是都堂

覈其實皆放還七月以歲旱國用虛竭除生曰進馬遣崇敬府尹陳永世相宅于漣州永世還曰漣州五逆之地不可建都北元遣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來請挾攻定遼衛禍贈金帶鞍馬不受倭寇豐州西海道上元帥朴普老進擊之副使趙天玉等十餘人死遣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啓稟使晉川君姜仁裕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戊午兩寇倭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

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
敗績請遣將助戰於是以我

コハ凡テツドク

太祖及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
徵爲助戰元帥赴之

太祖與諸元帥擊賊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
潰

太祖將戰置堦鏐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
卜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
於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丈餘

太祖之馬一蹶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コハ凡テツドク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
乘之遂大破之

太祖口不言功堅味等諱其敗自以爲已功
要取爵賞是戰也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
右曰吾皆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盡
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牀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

士卒焚柴烟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
中座前瓶ツヅ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魯玄受李萬中等
擊之幾殲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
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焉以三
司右使崔公括爲義州元帥倭寇海州九月
倭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
二州禍授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
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朴壽年趙思敏康永

朴潑柳實朴修敬等擊走之以密直副使裴
彥爲和寧府尹姜仁裕在北元遣人來告曰
平章文典成大然政張海馬與丞相納哈出
鍊兵秣馬待高麗軍來欲攻定遼衛時我不
應攻遼之請故又督之遣軍薄判書文天式
告以天寒草枯不可出師倭寇岳陽縣元帥
李琳擊之獲二艘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
于日本且請禁賊書曰竊念本國北連大元
西接ツヅ常鍊軍官以充守禦迺於海寇

士卒焚柴烟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
中座前瓶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魯玄受李萬中等
擊之幾殲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
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今未易禁焉以三
司右使崔公哲爲義州元帥倭寇海州九月
倭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
二州禡授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
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朴壽年趙思敏康永

祔潞柳實朴修敬等擊走之以密直剛使裴
彥爲和寧府尹姜仁裕在北元遣人來告曰
平章文典成大叅政張海馬與丞相納哈出
鍊兵秣馬待高麗軍來欲攻定遼衛時我不
應攻遼之請故又督之遣軍薄判書文天式
告以天寒草枯不可出師倭寇岳陽縣元帥
李琳擊之獲二艘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
于日本且請禁賊書曰竊念本國北連大元
西

大明常鍊軍官以充守禦迺於海寇

只令汾海州郡把截防禦賊徒偵候乘閒入
侵燒毀民廬奪掠人口及覩官軍隨即騎船
逃匿爲害不小今蒙大將軍言及諄諄又於
弘長老備諳厚意其益圖之十月始置火燭
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茂宣與元焰炳
匠李元同里開善遇之竊問其術今家僅數
人習而試之遂建白置之修京城倭賊四十
艘寇東萊縣庚申雷倭寇咸悅縣政堂文學
權仲和侍書筵講貞觀政要至魏徵對太宗

曰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
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常能自制以克
厥終則萬代永賴禰曰美哉言乎卿其法魏
徵以教我對曰但殿下容受臣言臣敢不罄
竭心力以贊成事楊伯淵爲安州上元帥十
一月遣前開城尹黃淑卿如北元賀節日下
印海于清州獄治伊山敗軍罪丁亥霧塞已
丑以月食停八關會禰與乳媪張氏書曰念
昔先后不幸棄予方幼弱惟爾小心保護

以著勤勞式至今休曰篤不忘賜田百結奴婢十口雖有過愆犯不至十悉皆原宥與長寧公主及張氏各米豆并六十碩知中事楊以時四十碩倭寇扶餘定山鴻山又倭百三十艘寇金海義昌都巡問使裴克廉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通津等縣以星變月食宥二罪以下命韓山君李穰註唐太宗百字碑以進十二月遣順興君王昇如北元賀正中郎將池遇淵與判書閔伯萱事田訐于版圖

正郎李養中詰遇淵嘗在合浦盜官物遇淵銜之誣告養中爲都官正郎受人賂下巡軍鞠之遇淵逃捕得誅之

帝放還我國人丁彥等三百五十八人有僧達明者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母弟德興君之子潛圖不軌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之以來鞠問本善州民王加勿也并其黨五人斬之三司左使李希泌卒贈謚忠靖納哈出遣使遺羊一百六十頭毛牛三首四年正

月都評議使率百官相地于新京倭寇延安府二月倭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以年荒停燃燈以知杆城郡事田光富貪墨害民枷市三日杖流之點五部坊里軍壬申地震江華府屢被倭寇民失其業給穀三百石賑之三月倭寇富平又寇泰安郡遣判繕工寺事柳藩如京師謝恩禮儀判書周誼請謚承襲謝恩表曰

帝德天臨萬邦咸仰臣疑冰釋一國更生事

久乃明恩深莫報伏念臣爰從弱歲遽喪嚴君敢稽告訃以易名輒望哀孤而錫命馬取諸耽羅以迺送人到於定遼而被留亟期行李之必通乃敢浮海而復年華之屢易尚未回舟罔知事變之所由徒切籲呼而無已忽此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故其向闕以薪頌惟億萬歲歡聲競沸喜氣悉均共言曖昧之已明益竚恩憐之必至茲蓋陛下舞千休舞弛咎躋湯綏斯來動斯和華

夏竦之率俾道以德齊以禮典章文物之
修明乃令海邦獲瞻天日臣謹當率循先人
之業永有依歸對越上帝於心恒申頌禱請
謚表曰節惠賜謚固帝王之大公請命顯親
尤人子之至願冒陳愚懇庸澆宣聰伏念臣
父先臣顥當聖人之作興以小邦而歸附斯
克勤於侯度嘗効薄勞柰不求於天年奄辭
昭代若稽諸古必易其名敢計告之後時仍
陳乞之併瀆今荐更於歲律益翹佇於德音

降監在茲兢惶無已伏望敷勸忠之典推恤
孤之恩特令貞魂獲蒙寵命則臣謹當恒述
藩宣之職采殫頌禱之誠請承襲表曰建邦
樹屏帝命斯彰繼世襲封臣鄰攸慶茲當再
瀆尤切三思伏念臣猥以幼冲適丁憂恤粵
從先考權國事者數年願望

上恩對天威於咫尺措躬無地惟簡在心伏
望施字小之恩降續考之命而令庸品獲被
耿光則臣謹當永觀苗裔之存願爲漢輔共

祝康寧之嚮恒效箕疇贊成事睦仁吉判密
直趙仁璧帥師放火炮習水戰倭寇南陽遂
焚掠水原府府使慎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
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
之倭又寇林韓二州修京城以密直副使趙
希古爲漢陽道助戰都兵馬使四月倭寇德
豐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倭船大集窄梁
入昇天府中外大震我
太祖與楊伯淵合擊大破之五月以早宥二

罪以下倭寇西州庇仁縣又寇水原龍駒等
處戶長李富擒獲十餘人以評理商議崔公
祐爲楊廣道都元帥六月倭寇清州賊鋒甚
銳我軍望風而遁賊四出攻掠我師復乘間
襲之斬十餘級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使
僧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
木州寧州溫水縣平壤君趙思敏卒
帝放還我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以禹仁烈
爲慶尚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倭寇宗德

松莊求新等縣元帥崔公招王賓朴修敬等
擊却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
使源了俊遣周孟仁偕來丁丑以生辰放囚
北元使來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兒即位禍欲
托疾不迎使強之禍出迎行省倭寇牙州入
東林寺崔公招王賓朴修敬等進擊斬三級
獲馬二十餘匹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兆
陽浦獲一艘盡斬之放還被虜婦女二十餘
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

斬五十級虎入京城多害人物我

太祖射殪之倭寇延安府及海州遣判崇寧
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領戰艦大索倭賊
于諸島周誼柳藩還自京師禮部尚書朱

夢炎錄

帝旨以示我國人曰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
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招王之
道飛報四夷會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
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王王顥即稱臣入

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爲臣
所弑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爲王顯謚號
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
名爵前者弑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
篤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
中事如勅施行憲府上官近來州郡屢經倭
寇凋弊已甚而守令每爲賓客多張宴樂耗
費錢穀侵漁細民爲按察者若罔聞知其弊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啓民瘼及守令得失

以憑黜陟倭寇衿州陽川九月宰樞等詣奉
恩寺太祖真殿卜遷都不吉事遂寢倭寇瑞
州憲府劾崔源在 京師

帝問金義殺使先王被弑事源不遵使旨不
諱國惡請治其罪乃下源獄鞫之不服竟殺
之倭寇鐵州復行洪武年號以密直副使林
成味爲西京都巡問使倭寇連山尼山公州
以門下評理韓邦彥判密直李琳爲楊廣全
羅道助戰元帥倭寇益州全州十月倭寇沃

州珍同懷德青山林州楊廣道元帥韓邦彥
擊之斬二級獲馬十匹倭屠燒全州遣版圖
判書李子庸前司宰令韓國柱如日本請禁
賊遺九州節度使源了俊金銀酒器人參席
子虎豹皮等物以成汝完爲政堂文學商議
王承貴金光厚崔準金漢碑安翊張夏睦子
安爲密直副使遣判密直司事沈德符如
京師賀正版圖判書金寶生謝放還崔源等
謝恩表曰神機廣運德洽四方賤价畢來歡

騰一國嫌疑攸釋壅塞必通伏念臣猥以冲
資叨逢盛旦嘗馳一二之行李歲月荏更忽
值三百之歸來室家交慶矧當源等之既至
其慰禍心之曷勝茲蓋

陛下推字小之仁廓包荒之度諒微臣畏天
之敬憐殊俗懷土之思悉皆放還令其完聚
臣謹當恪恭藩職恒輸事上之忠倍祝天齡
永沐漸東之化十一月以門下評理朴普老
爲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体察使倭寇益

州禍嘗召左使洪仲宣政堂文學權仲和等
曰京城控海慮有不虞之患且地氣有衰旺
而定都已久宜擇地徙都之其考道說書以
聞仲宣仲和及韓山君李穡右代言朴晉祿
與書雲觀會議前揔郎閔中理上言說密記
所載北蘇箕達者即峽溪可以遷都遣仲和
及判書雲觀及張補之中郎將金祐等往相
之仲和還曰得北蘇宮闕舊基凡百八十間
於是設北蘇造成都監朝議尋以峽溪僻在

山谷漕舶不通遂寢以冬寒放囚霸家臺倭
使來泊蔚州信弘言彼若見我必歸告其國
遂給曰高麗將拘汝使懼逃歸辛巳地震賜
裴克廉鞍馬衣酒賞捕倭功以地震宥二罪
以下信弘與倭賊戰于固城郡赤田浦不克
遂還其國以前密直副使黃淑卿爲東北面
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有李安仁者劓妻髮
稱爲家婢賣之不得欲殺之妻逃安仁與妻
父母詰欲拔劍刺之典法司論殺之十二月

倭寇河東晉州都巡問使裴克廉與兵馬使
俞益桓夾攻斬十九級追擊于泗州斬二級
丙午雷置左蘇造成都監時議欲遷都國史
有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北蘇箕達山等
三所創建宮闕之文故有是役高家奴以兵
四萬來投江界遣柳曼殊于東北面吳季南
于全羅道安翊于楊廣道南佐時于江陵道
王安德于西海道慶補于交州道計點戶口
依西北例置左右翼軍惟慶尚道令都巡問

使裴克廉掌之後憲府上疏罷之憲府上疏
曰諸道山城國家往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
不日畢功旋致崩壞其弊甚巨請自今不復
遣使令守令徵發旁郡軍丁農隙修葺若未
畢則停待明年以爲年例功臣之號必待有
功近年以來自兩府至六曹判事添設奉翊
無寸功者濫授功臣號如有樹立大勲者何
以爲賞請重惜名器毋得妄與古者非有功
不侯今封君甚衆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

虛竭除省宰封君外其餘封君請勿頒祿無
冰

列傳卷第四十六

